

文人大觀園系列：懷舊卻不感傷的有情人——琦君

二〇〇六年六月七日傳出「琦君阿姨病逝！」的噩耗，文壇頓時驚嘆聲四起，又是一顆明星的殞落。琦君寫作風格充滿濃厚的懷舊情感，以溫柔、親切的深情描繪筆下人物，曾自言：「不擅於想像，不會編故事，只能寫樸素的自傳性小說。」因此身影常藏身於創作中，時而探頭與讀者輕聲問好，一溜煙卻又躲得不見蹤影，溫柔地存在讀者心中。接下來就讓我們細細品味這位「有情人」令人懷念的一生，看看她是如何溫柔地撼動人心。

琦君，本名潘希珍，小名小春，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出生於浙江省永嘉縣瞿溪鄉，排行上還有一位哥哥。父親在她一歲時過世，母親也在她四歲時往生，母親臨終前將兄妹兩人託付伯父、伯母養育，從此琦君便以爸爸、媽媽稱呼伯父、伯母。

琦君的爸爸是一位征戰沙場的高階軍官，因為長年旅居在外，加上表情嚴肅、儀表威嚴，因此琦君總是帶著一份敬畏的心面對他。而琦君的媽媽則是一位勤勞儉樸的農村婦女，具備傳統中國婦女溫婉、容忍的美德。因為爸爸與媽媽是指腹為婚，所以兩人相處得並不融洽，但媽媽總是以溫柔、體貼的心對待爸爸，直到爸爸帶回一位打扮新潮的新姨媽，才真正傷透了媽媽的心，從此琦君就常常看見媽媽獨自在房中哭泣，暗暗在心中產生對媽媽的憐惜之情。因為對媽媽的疼惜，加上家中大人們的關係複雜、氣氛詭譎，琦君在往後的作品中，有不少篇幅提及自己眼中的媽媽及家中的情形，例如鬢髮、橘子紅了等等，成為後人了解琦君的最佳方式。

琦君七歲就隨著爸爸研讀唐詩、詩經等經典書籍，養成豐厚的文學素養。十一歲時，唯一的哥哥去世，悲痛傷感地寫下文言的祭兄文及白話的哭哥哥，哭哥哥一文大受堂叔賞識，從此開啓白話文寫作之路。十四歲進入弘道女中就讀，開始接觸西式教育，並在爸爸的嚴格督導下研讀通鑑，且暗中選讀一些新舊小說，這時的琦君同時接受著新舊文學的陶冶，為往後的寫作奠基。二十歲時，考入之江大學中文系就讀，受業於「一代詞學宗師」夏承燾先生，學會欣賞大自然及順應個人真性情寫作的筆法，影響日後琦君雋永典雅、溫柔舒放的寫作風格，而其筆名「琦君」即是夏承燾先生取自「希世之珍『琦』」與表示禮貌的「君」字而得。大學畢業後，琦君任教於上海的匯中女中，後轉任高等法院，擔任書記官一職。

一九四九年，琦君隨國民政府播遷來臺，離鄉背井的寂寞思緒下創作出金盒子一文，並得到李唐基的賞識。因緣際會下，琦君在一場飯局中結識李唐基，李唐基為表示感謝琦君的熱情款待，特地寄信表達，信中引用杜甫月夜憶舍弟：「有弟皆分散，無家問死生」一句，觸動琦君的心，使得兩人開始通信，並於一九五〇年共結連理，因此琦君總愛說「杜甫是我們的媒人」。琦君來臺後繼續擔任高檢處的書記官，後轉任司法行政部編審科長，整理圖書，訪問全省監獄受刑人，編寫受刑人教化教材，並完成小說繕校室八小時一書，此書反映六〇年代的社會風氣，屬於社會寫實小說，是琦君作品中風格最特殊者，可見司法工作對琦君的影響。因為編審工作引起琦君的教書興趣，於是利用傍晚的閒暇時間，至大專院校講授古典文學和現代散文創作，收教學相長之效。

一九七七年，琦君自司法界退休，並辭去教職，隨同李唐基赴美，但仍不放棄寫作，此時期的作品表達對臺灣的思念，並加入異國情調色彩，豐富了寫作的深廣度。一九八〇年自美返臺，續執教鞭，任教於中央大學中文系，教授詩經、楚辭、史記、歷代文選等等。二〇〇四年返臺定居淡水，過著「以文會友」的愜意生活。

琦君寫作謹遵恩師夏承燾先生「情要真、義要深、文要精、格要新」的原則，擅長小品散文的創作，內容多寫故鄉懷舊，堪稱為「懷舊文學」的代表。寫作風格自然真切、樸實淡雅，但在平淡無奇中又蘊含著真理，所以有人說：「她的散文，不是濃妝豔抹的豪華貴婦，也不是粗服亂頭的村俚美女，而是秀外慧中的大家閨秀。」夏志清先生更是認為琦君的散文和李後主、李清照的詞屬於同一個傳統，但琦君的文學成就、寫作境界比二李要高。琦君最常運用的寫作題材是家庭、友情與恩師，如桂花雨、三更有夢書當枕、紅紗燈等均是值得大家一讀再讀的好作品。

二〇〇六年，琦君因為感冒感染肺炎住院，與病魔奮戰後不敵，無法健康地走出病房，終於六月七日凌晨四點四十五分病逝和信醫院，而這位林海音口中「一生兒愛好是天然」的作家，就這樣從此與我們訣別，可是創作不死，琦君的作品與精神，將永遠深植人心。